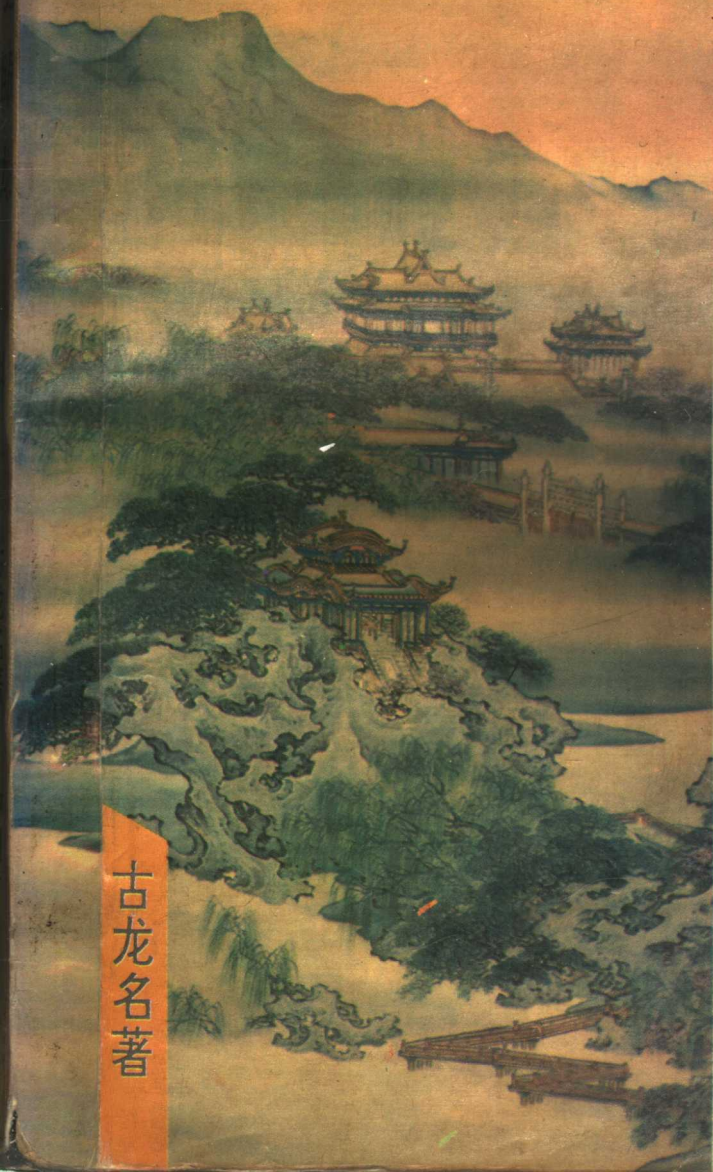


独眼龙

古龙名著



独 眼 龙

中 册

古龙名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独 眼 龙

古龙名著

责任编辑 靳 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3.75 印张 850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7000 册

ISBN 7-5348-1076-0/I·487 定价:19.88 元

内容提要

诗曰：“世人碌碌争名利，名利尽头是白骨；强中自有强中人，你争我夺皆凡夫；到头来是一场空。”

吁！嗟夫！宇宙障气重重，海内魔影幢，为图武林三宝——奇书，飞霞神剑、长生果掀起，武林一场大浩劫，种下了血海深仇之恨。“名”“利”“情”“欲”意气之争，古往今来，抹煞了多少英雄豪杰的胸怀大志。

黄沙滚滚，~~从天而降~~，沉闷的气氛窒压着一个青年壮士~~第玉书，字子刚，号（子刚）~~母之仇。他——保坤~~为报却父母之深仇~~，决然苦练武功绝学，~~佩戴着师传“毒眼龙”~~，伪装恩师面貌，行走江湖，扫荡群魔邪道。尽管四处危机重重，受尽人生苦难的折磨；但“吉人自有天相”，能够柳暗花明，绝处逢生，终究顶天立地消弭了江湖上杀劫血灾之祸，再造祥和生机矣！

二十一

神算子的锦囊妙计，我们暂时按下不提。

且说那未了和尚挟起保坤、潘贞二人，以“凌云虚渡”的身法，无声无息地越过“冥谷”许多明卡暗椿，片刻间便已出了“冥谷”。

他发开脚程，一直向前奔！

群峰深涧，在他脚下倒逝，莫约一个时辰，他便在一座插天高峰停了下来，放下保坤、潘贞二人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保坤虽然在天邪宫吸了“奇淫勾魂”体内欲火冲动难以控制，但他理智并未完全丧失，他看见未了和尚与天邪教主在天邪宫 打斗的一幕，不禁对未了和尚起着万分崇敬与佩服之感。

未了和尚微微笑道：“救人危难是出家人份内的事，不敢望施主报答，不过贫僧已与天邪教结下梁子，今后必被他们缠纠不休。”

保坤笑道：“晚辈虽然只懂一点武功，但愿随时为大师出力，天邪教与在下有师仇，今日技不如他们，日后终必要报……”

未了和尚明眸与保坤一接触，心中不觉微微一怔，心忖：“此人为何如此俊美，真是集天下灵秀于一身，古今第一美男子……”

保坤在同时，突然也发觉对方在月光照耀之下，面貌娇美如花，胜过许多美人，保坤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眼前这和尚，面貌如此娇美妩媚，而且在那里见过似的……”

心忖间，便低声问道：“大师如此面善，似曾在那里见过，不知大师以前住何宝刹？”

未了和尚淡淡一笑道：“老衲没有固定的所在地，终年云游四方，我们从前或许在那里见过，人生何年不相逢，现在又见到了吗？”

保坤微笑道：“在下与大师素昧平生，大师为何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去虎口救我？这一点颇使在下不解……”

未了和尚浅浅一笑道：“救人乃出家人的宗旨，我佛慈悲，普渡众生，施主一身系武林安危，贫僧岂可袖手旁观？现在你坐下服下贫僧疗伤丹丸，其他不必问了。”未了和尚从怀中取出丹丸递给保坤，保坤突然大声道：“大师救我二人之命，不知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么？请大师约定一个地点吧！”

未了和尚答道：“无底谷中，或许可以碰到我……”

我字还未说完，只见未了和尚脚不沾尘，身形如闪电，人已到数里之遙了。

保坤听到“无底谷”三个字，心中不觉一动，忖道：“未了和尚莫非是喀嘛教公主乔装的，他的面貌酷似公主。……”

但立即另外一个意念把他这种想法否定了，公主与自己素无交情，她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“冥谷”？凭什么？……

而且，自己以前曾经打过她一记耳光，她不恨我吗？……

可是，除了公主还有谁？也许真有个未了和尚，但是，他到底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？……

这个谜，保坤决心非要无底谷揭穿不可！

他自服了未了和尚那颗丹丸以后，体内欲火的冲动，已渐渐平复下来，他想，他等伤愈后，一二日内便可以赶到无底谷，揭开这个谜

潘贞的伤势，本来较保坤重，但经服了丹药以后，人已清醒过来，二人便在峰上调息行功，疗治伤创。

说也奇怪保坤自服了丹药，开始调息，便觉心中舒泰，脑中一片明净，四肢百骸，从未有过的舒畅……

片刻，他便进入浑然忘我之境，当他功行一周天，调息完毕时，不知不觉，已过了一天一夜，这时已经是第二个晚上子时左右了。

一轮皓月，中天如洗，他看看潘贞，只见潘贞此刻正面对他在微笑。

保坤问道：“贞妹几时调息完毕的？”

潘贞笑道：“我也是不久才醒来的，怎么我们坐在这里，已经是一天一夜了，如果有人来偷袭，只须用一个指头，便足够制我们于死命了。”

保坤哈哈大笑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说不定……”

保坤的话尚未说完，突见潘贞手指峰下高声叫道：“坤哥哥，快看那地方怎么发出一丝毫光……”

保坤循着潘贞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看见两峰之间的中央，地上冒出一线毫光，一直向上腾，顷刻之间，便冲入云霄，宛如一株银树，光华四射，照耀四周的山峰，如同白昼。

潘贞拉着保坤便往峰下毫光的地方奔去。以二人的轻功，眨眼之间便已奔到那亮光闪闪的地方。

二人凝目一看，眼前景象，不禁使他们一呆！

原来那毫光闪闪的地方，正是四周山峰汇成的一口大潭，潭中并无积水，里面干燥，深不见底。

那一株毫光闪闪的银树，便中是从潭中发出来的。

那一株银树，随着时间，越长越高……

渐渐地，那株毫光的银树，枝叶上，竟开放着银花，银花开放不久，便结成一枚银色的果子。

那银果之上，放射出一股奇异的香气……

这时，银树之上，显出来一行大字：“长生果，一千年开花结果一次，有缘者得之！”

保坤见了那行大字，惊叫道：“长生果！”他转面对潘贞道：“贞妹，你去摘下来吃了吧！”

潘贞摇头道：“只有坤哥哥才配获此福缘，快去服下，慢了恐怕……”保坤还在犹豫，潘贞身形一纵，伸手一探，便把那银花闪闪的果子摘了下来，纳入保坤口中。

保坤急想吐出送给潘贞。但银果顿时化成液体，流入丹田。

保坤微微一叹道：“贞妹，你未免太……”

潘贞不答，又纵身而上，双手一探，把银树上开的银花，摘了几朵下来，纳入口中。

当潘贞摘下银花和银果之后，那株毫光闪闪的银树便渐渐枯萎消失……

保坤奇道：“此潭必是‘血潭’，我们进去取另外两件奇宝吧！”

潘贞摇首道：“你已服下长生果，必须调息一番，才能运功，此刻我们应该赶快找一所僻静的地方调息行功。”

二人越过一座山峰，觅了一座山洞，便开怒调息行功。

保坤最初腹中一股奇热，窜入四肢百骸，使人难以忍受，但他咬紧牙关，承受那种痛苦，半夜过去，那种痛苦，渐渐减弱，但是紧接着，便是冷，奇寒得使他无法支持下去。

蓦然，他耳边响起唳响般细微而清晰异常的声音：“少年人，你一定要忍受，你服下了长生果，已脱胎换骨，打通任督二脉，功力增加百年以上，你的福缘不浅，饮水思源，应该要感谢那个未了和尚……”

保坤听了他自己功力要增加百年以上，不禁兴奋起来，一个人在兴奋时容易忘记痛苦，保坤竟咬紧牙关，煎熬了一天一夜的痛苦。

潘贞吃了长生树上的花，自然只有几个小时的痛苦煎熬便过了，她小心翼翼地守护保坤。

一天一夜过去了，保坤身上的痛苦渐渐消失，他这时感觉心如明镜，身体飘然，耳目异常灵活，百骸无比的舒畅……

此刻，是保坤来到这峰上第三天黎明了，保坤同潘贞正要下峰之际，突然听到阵阵怪啸之声……

保坤这时耳目特别灵敏，他立刻已辨出怪啸发出来的地方。

他略为沉哦道：“大概有人进入‘血潭’去了。”

潘贞道：“据我推断，那‘血潭’之中，必是机关重重，步步凶危，江湖上的高手虽然能进去，也不见得可以出来。”

保坤点头道：“贞妹说得有道理，血潭中如果不是机关重重，它为什么要一张血潭图，才能找到潭中的三大奇宝？”

潘贞笑道：“那些进入‘血潭’的高手，可能是因为看见那株冲入云霄的银树，而引来他们来的，可是，长生果却给我的小冤家吃了，他们徒劳心机，哈……哈……”

保坤急道：“那潭有两件奇宝，我们快去，也许还可以找得到……”

说着拉了潘贞的衣袖，二人急向峰下奔去。

二人展开身形，不禁赫然，原来，他们身轻似燕，恍如腾云驾雾般……

保坤笑道：“武功上有一种‘凌空虚渡’最上乘的轻功，大概就是这样吧？”

潘贞接口道：“我们现在那里是虚渡而是在飞了！”

眨眼间，二人便来到那座潭的旁边，这时东方已发白，潭边的四周，印了许多脚迹，显然，已有许多高手进入潭中去了。

保坤凝目向潭里望去，只见潭中一片漆黑，深不见底，潘贞走进保坤身旁，柔声道：“潭中可能一定恐怖凶危，说不定还是别人预设一种陷阱，我看还是不去为妙。”

保坤笑着反问道：“你何以判断潭中恐怖凶危？是别人预设一个陷阱？”

潘贞略为思索道：“潭中如果没有各种机关，常人进去的话，里面的奇宝，早已被人取走，也不等你我今天来取了，如果奇宝还在潭中，那里面一定机关甚多，艰险重重，进潭之人凶多吉少……”

保坤面色突然庄严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贞妹请在潭外为愚兄守候，如果愚兄七日不出潭，必死在潭中，将来愚见我的师父时，请转告一声就是。”说着，身形一纵，便跃

入潭中。

保坤身形腾空，跃入潭中，这时，他只觉得身体象腾云驾雾般地，一直向下沉，沉……

眼前景物全失，一片漆黑，保坤虽然技高胆大，临危不乱，可是，他双足沉了许久，仍然悬空，还在急剧地下降，他心忖：“这座潭如此深沉，自己取宝之后，如何出潭？”这是他早没有考虑到的问题，就是最上乘的轻功，也难飞越出去。

保坤心忖至此，豪气消了一半，他忙一摆双臂，稳住之势，扑向一侧跃去。

触手光滑如镜，竟无攀拿着力之处，心头一凜，手掌一推石壁，半空中一个转身，向右一面壁间抓去，那知手指光滑如镜，意无攀着力之处，不觉气馁，暗道：“完啦！”

原来四面俱都是光滑的石滑的石板砌成。

念动心灰，提聚在丹田的一口气急散，下落之势也立刻增快。

忽感全身一震，脚落地。

定神看时，已无法望见潭口，潘真人影不见，再向四周打量，只见自己正停身在一座一间很小的石室中。

石室四周都是光滑如镜的青石砌成，顶上隐隐泛起青光，和四壁的颜色相同。

他呆了一阵，开始索想眼下的处境，怎样迅速找到潭中的奇宝，设法早点出去……

忽然觉得室中空气，有着轻微的波动，不禁心中大奇，这此轻微的空气波动，平常人本不易感觉出来，但保坤已具上乘内功，耳目感触，都比常人灵敏。

运足目力，四处瞧去，但见石壁仍然毫无异样，心中暗

自忖道：“难道我被这一棒，棒昏了不成？”

闭目运气，只觉经脉畅然毫无受伤的感觉。

抬头望去，登时心头一跳，原来头上石顶，正自缓缓下降！

保坤虽然武功超人，胆大艺高，却还未遇到此等情势，不觉心中大吃一惊，忙运足功力，一掌向石壁推去！

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响，石壁上冒直火花，已被击了一个大洞，但石顶还继续下降着。

石顶愈降愈低，顷刻之间，已快碰到头上。

保坤见状大惊失色，他忙想冲出去，可是四壁均无门可通，心想，这块石顶不知有多厚，如果压得粉身碎骨不可。

他忙运功于双臂之上，举手托住那块下降的石顶。

经保坤运起神功，双手往上一托，说也奇怪，那下降的石顶，竟停止了，可是保坤双臂如负千斤，短时间内尚可支持，时间一久，便渐渐感觉承受不了。

一盏茶时间过去，他额上汗如泉涌，口中气喘吁吁，双臂感麻痛……

他心知今日无法逃得劫难，不禁黯然一叹，自言自语：“悔不听贞妹之言，这潭中果然步步凶险，想我保坤自出道江湖，几番恶战，未死于战阵之上，却埋骨在这血潭之中……”

他虽然已难逃此劫，但一种救生本能，却使他不愿坐以待毙，他开始运足目力搜索室中每个地方，也许可以找到操纵机关的枢纽所在。

可是，他失望了，四壁均极光滑，意没有一点可以找到操纵机关的蛛丝马迹。

蓦然，保坤眼前红光一闪，下降的石顶上，突然现出几个红字：“进血潭者死！”

保坤看完那五个红字之后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暴喝道：“小爷不见得会死在血潭之中，血潭既然有人，小爷非要找到这个人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有三头六臂！”

说着用一手托住下降的石顶，抽出右手，向四壁连发几掌。

石室之中，连连响起闷雷之声，石室周围的石墙，触及保坤的掌风，开始一块块卷起，然后变成石粉般落下来。

保坤见状，不禁一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掌力，竟突然增加到这样大的威力。

原来，保坤连番际遇，传他的功力在不断增加，自服了长生果之后，功力更突然猛进，不过他自己不觉得罢了。

保坤一阵暴喝与掌风狂扫之后，石室外竟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变化。

忽闻石壁内，发出喝问之声道：“什么人，乱喝乱打……”

这声音来得怪异已极，保坤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血潭之中，想必进了不少的人来，可能启开这石室的机关枢纽，就在石室外面，我何不利用他把石室关闭的机关打开……”

心忖至此，乃提高嗓子暴喝道：“你老爷喊喝之声，管你屁事！”

石壁之内又传来声音道：“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，否则，我过去非打脱你的牙不可！”

保坤又用言词激道：“量你小子也过不来，你老爷在这室中静修了五十年，进来之人，就没有活着出去的，小子如果

不相信，进来试试，哼！”

石壁之内传来冷笑之声道：“小子真聪明，你已陷身石室之中，无法出来，还伪装在石室静修，既然在石室静修，为何要发出喝打之声？”

保坤暗暗叫苦，心想：“这家伙真够聪明奸诈，他居然已猜出我的心意。”

过了片刻，突然又听到石壁内传来笑声道：“阁下那边看见些什么？兄弟这边真是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，明珠古玉，宝光灿烂，件件都是价值连城，罕闻罕见。”

保坤听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石壁间又透过来微细的声音道：“兄台那边到底有些什么，看见长生果没有？”这回保坤听清楚了，他忙笑道：“有一颗长生果，可惜……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问这么多干吗？太噜嗦了！保坤暴喝地回答。

石壁突然发出轧轧之声，渐渐地，石室一壁裂开一道口来，这里，耳际渐闻水声淙淙，从分裂石壁缝中，流入石室之中。

这陡然的变化，难预料是好是坏，保坤一弹身，便欺近那一条裂开的石缝，双臂左右开弓，身形一窜，便从石缝中窜出石室。

举目一望，看清室中那人以后，不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哼！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？”

那人一身道袍，中等身材，仔细一瞧保坤，不禁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么认识贫道？你几时进入血潭的？”

保坤冷笑道：“进入血潭，为了找长生果，奉呈给主子——

天邪教主韩娟娟！”

那中年道人眉目一皱，冷冷道：“小子说些什么？贫道一点也听不懂！”

保坤怒道：“装什么蒜？武当山的台上，你表演得不错，无底谷中，你装得更像，可是，你却瞒不住小爷……”

那中年道人面色略变，喝道：“小子到底说些什么？从实说来，否则，哼！”

保坤冷嘿几声道：“我是什么人你不配问，我倒要问你，你是奉韩娟娟之命而来不是？……”

那中年道人吃了一惊，但立刻镇定下来，缓缓道：“天邪教与贫道素无关系，贫道乃是点苍派奇……”

保坤打断对方的话逼问道：“我念你是奇云真人，在点苍卧底多年，现在小爷要问你，你是随着智尘上人来的，还是奉主子差使来的？”

奇云真人的内幕被保坤揭穿，心中不禁骇然，不过他到底不愧为一个奸诈狡骗聪明绝顶之徒，惊奇之色，在他面上一晃眼即逝，随即便是冷森森的奸笑，道：“阁下小小年纪，能知道这许多事，难得！难得！不知师承何派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保坤缓缓欺进。

保坤早存戒心，目光向室内一扫，只见那间房子，空间太小，动起手来，很难施展得开，退后了两步，答道：“师承‘毒眼龙’你要怎样？”

奇云真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师出高徒，令师裴云海曾与贫道有很厚的交情……”

“情”字未落，奇快无比，又兼距离极近，保坤闪避已经来不及，他右手忙向上一抬，登时便有一股劲风反撞过来。

奇云真人久经大敌，一见保坤右手抬起的劲力，威猛绝伦，心知只要硬接他这一招，非要重创当场不可。

他忙一吸丹田真气，向后跃去，双掌同时平胸推出，以免被对方强劲的力道击中前胸，震伤内腑。

他应变虽然速快，但只觉护胸双掌，被一股疾来的潜力一撞，本来向后跃退的身子，速度大增，有如离弦之箭，砰然一声，撞在石壁之上，只震得气血翻腾，眼前乱冒金星。

耳闻衣袂之声，一条人影疾快无比的欺进，只觉双手一麻，便被人扣住双手穴道！

奇云定神一看，只见保坤对他怒目而视，厉声问道：“奇云真人，小爷要问你三个问题，你如果不从实说出，立刻便杀了你！”

奇云真人微微一叹道：“问吧！”

保坤厉声道：“第一件事，西域喀嘛教公主在何处？”

奇云真人回答道：“她现居无底谷。”奇云真人反问道：“你问西域喀嘛教公主干什么？你认识她吗？”

保坤怒道：“我问题没有问完，谁要你问这些的？”

奇云真人无可奈何的道：“快说吧！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保坤道：“智尘上人是否来血潭，同来的人还有什么人？”

奇云真人摇首道：“智尘上人没有来血潭，目前进入血潭者，已有许多高手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快说！”奇云真人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目前能出血潭者，恐怕……”他微微一笑，便悠然住口。

保坤怒道：“牛鼻子，你再吞吞吐吐，故弄玄虚，小心我宰了你！”

奇云真人淡淡一笑道：“也许我打不过你，但是，眼前你杀了我，别想出血潭……”

保坤暴喝道：“我就不相信一座区的血潭，能困住小爷！”

奇云摇首一叹道：“阁下不要口出大言，这血潭之中，机关之多，构造之巧，设计之精，天下无出其右者……”

奇云真人歇了一歇又道：“贫道共有十二人进入血潭，到现在已有两天两夜，贫道凭着一张血潭图，才算没丧身血潭机关里，可是还摸不出去，其余十一人，都不知那里去了……”

保坤讶道：“你已经拿到血潭图么？”

奇云真人兹兹地笑了几声道：“小子不要高兴，血潭图在我身上谁也拿不去，如果小子硬抢，我只有先把它毁了。”

保坤怒道：“牛鼻子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小爷一生光明磊落，从不抢别人之物，不过你一定是用最卑劣的手段，才拿到那张血潭图。”

奇云真人冷笑道：“笑话，从喀嘛教公主手中借来的，智尘上人挑选我等十二人进潭取长生果，怎么是卑劣手段？”

保坤沉哦一会，道：“既然那十一人随你入潭取宝，为什么都被陷身机关之中，你是有意要杀十一人灭口，然后取了长生果去奉给天邪教主，对不对？”

奇云真人心中秘密，一时被保坤点破面色不觉一红，呐呐地道：“他们确不是……”

“什么不是？我要为那十一个人报仇！”保坤怒吼着，双手把奇云真人穴道一松，登时右手一抡，掌风立即扫去！奇云真人双手想去硬封，但立刻感觉不对，对方的掌风，宛如